



机智的故事

（苏）伊·伊·伊林著 王德信译

北京人民出版

目 次

談机智	1
靜	2
卡秋幸中士的十個地雷	8
絕境	14
爆炸	22
綠色的火焰	31
割草人	41
刀槍不入的人	48
影子	55
樹林上空的風	63
最好的助手	72
空罐頭	79
沼地行軍鞋	87
死過三次的人	92

談 机 智

勇敢、机智和創造精神是我國人民素有的品質。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偉大衛國戰爭中，苏联战士充分而完善地顯示了他們的高貴品質。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証明了，机智只要被人們完善地掌握住，它就可以成為有力的武器。

什麼是机智呢？那就是迷惑敌人，隱藏自己的意圖和計劃的本領；就是流最少的血，冒最小的危險來完成指揮官的命令的本領。軍事机智只要運用得當，就能幫助我們從似乎是走頭無路的困境中找到出路，使敌人遭到失敗。

但是應該記住，如果不把机智和勇敢、堅毅以及出色地運用武器的能力結合起來，那是沒有用處的。如果一個兵士沒有掌握住交給他的作戰裝備和軍事技能，那麼即使有天賦卓越的机智，也不能幫助他在戰鬥中獲得成就。

偉大衛國戰爭的經驗對發展兵士的机智有着巨大的意義。每一個衛國戰爭的參加者都能舉出許多運用軍事机智的範例。為英雄的事績所鼓舞的年輕戰士們，時時尋找創造性地運用机智和才識的方法，學習以首創精神來進行戰鬥。

這裏收集的大都是服役期滿自願留隊的上士巴維爾·石雷柯夫的故事。

巴維爾·石雷柯夫是一個概括的形象。通過這位主人公，讀者可以看到許多在艱苦的戰鬥中表現了我國人民所固有的勇敢、机智和創造精神的苏联战士的特點。

解

在吸煙室裏，上等兵阿共柯夫走到普通兵茹柯夫面前，說：“勞駕，借個火。”

房間裏沉靜了下來。感到驚奇的茹柯夫遞給阿共柯夫一盒火柴。

“我們的阿共柯夫^①如今反倒沒有火了！”有人開玩笑說。

“上等兵同志，您的打火機哪兒去啦？”茹柯夫問。

阿共柯夫的打火機是全分隊聞名的。當初，在人們跟阿共柯夫還不太熟識時，是這樣稱呼他的：“啊！就是那個有打火機的人嘛！”打火機是他的父親，一個土拉城兵工廠的老工人，送給他的禮物。它看起來像支小手槍，當扳動扳機時，“手槍”就啪地一响，從槍膛裏噴出來一條火舌。如果要把火熄滅掉，只消再扳動一下扳機，又是啪地一响，那就可以把打火機揣進口袋裏去了。上等兵時常以自己的“噴火器”自豪。

“它有狙擊手的本領，”阿共柯夫說，“百發百中！萬無一失！真正的土拉出品！”

不料在今天，一年以來這還是頭一次，上等兵竟然沒把他那著名的打火機帶在身邊。難怪士兵們都驚奇地望着他。

“我把它……拆開了。”阿共柯夫拚命地抽着煙說道，“有個機件須要改裝……”

“大概，你想要它不但能打出火來，還要順帶蹦出香煙

① 阿共柯夫是由“阿共”（Огонь）變來的。“阿共”的意思是“火”。

來吧？”茹柯夫笑嘻嘻地問道，“請你給我們講講你的合理化建議……”

“有什麼講頭！”阿共柯夫吐出濃濃的一團煙，好像想在自己面前拉上一塊煙幕似的，“小玩意兒……沒多大意思。最好還是讓上士同志跟我們講講前線生活中的故事吧。”

上士石雷柯夫在吸着煙斗。他目不轉睛地盯住上等兵，弄得阿共柯夫又想用煙團來遮蓋自己的窘態了。上士石雷柯夫濃密的淡棕色的眉毛倒豎着，好像兩支小號角，這使他的臉部表情顯得有些滑稽。

“好罷，講個短的故事吧，”石雷柯夫說，“那是關於‘靜’的故事。靜——這是特種的偽裝。關於游擊隊給馬蹄穿上橡皮‘套鞋’的事，你們都知道了……在夜襲時爲了不至於有聲響，用布把飯盒裹起來的事，你們也知道了……而人們通常把偵察兵叫做‘無聲的人’。聽見過這個名稱嗎？無聲就是保持靜寂，是頂利害的武器。應當完善地掌握它。在偵察的時候，真是人人爲我，我爲人人。只要有一個人大聲說了一句話，或者將縫子碰響了，那就全完啦，整個預定的戰鬥計劃就會完全失敗……既然偵察隊暴露了目標，就會被敵人消滅。一個人不守紀律就會帶來這樣的惡果……。可是現在我想給你們講的是，‘靜’怎樣幫助我們一個連殲滅了敵人兩個連……”

“同志們，別抽煙啦！”茹柯夫扔了煙頭說，“要不然，煙霧瀰漫，連上士同志也看不清了。”

士兵們扔掉了煙捲，阿共柯夫也從他的煙幕後面出現了。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上士開始講道，“我當時在謝維爾采夫大尉的營裏服務。也許有誰聽說過這個名字吧？這位蘇聯英雄，現在在工廠裏工作，是一位有名的合理化建議者……他真是一個天生的發明家。在前線時哪樣計謀他沒創議

过呀！我們的指揮官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你們聽說过滅火手榴彈嗎？沒有吧？嘿，我們前線全都知道這件事！”

“我從來沒說過，手榴彈還可以滅火！”阿共柯夫說，“要能見識一下也不錯。”

石雷柯夫机警地望着上等兵。

“怎麼，您從來沒見過手榴彈？”

“手榴彈，那可不是用來滅火的，”阿共柯夫說，“恰恰相反……”

“我們也是這樣想的。”石雷柯夫應和着說，“但是，我們的指揮官却証明了，如果一個人有机智，他就能用手榴彈把火撲滅！那一天，我們衝到了河邊。法西斯匪徒正在潰退。對岸一片村落。可不能讓敵人在那兒站住腳。但是唯一的一座橋正在燃燒。橋樑上烈焰熊熊，火星飛濺。要是沒有橋，大家都知道，強渡過河可要花很多時間……怎麼辦呢？我們看到大尉一隻手拿着一個反坦克手榴彈，直向橋樑奔去。他把手一揚，手榴彈一個接着一個扔在橋下面的河裏……水柱就从河裏竄了起來，直沖向橋墩、橋樑、橋板。橋上蒸氣瀰漫，就好像蒸氣房裏一樣。接着我們就聽到指揮官的聲音：‘全營跟進！’我們奔向橋樑，那裏的火已經撲滅。水起到了應有的作用，稱它做‘光榮的消防隊’確是名符其實的……橋板有幾處炸歪了，橋欄闌掉了。當然，這些都沒什麼關係。法西斯匪徒怎麼也沒料到：我們能够保住橋樑，毫無阻滯地衝過了河。他們沒來得及在村子裏站住腳，只得又拔起腿來逃命了……”

“這種使用手榴彈的發明，真妙！”茹柯夫讚美地說。

“後來，我們以及其他部隊經常採用這個方法。”石雷柯夫說，“滅火手榴彈被廣泛地採用起來。不過，當然囉，手榴

彈的扔法可大有講究，第一、不能扔在橋墩上，第二、橋要離水面不太高。不然的話，不論你扔多少個手榴彈，也祇能把魚兒震昏。我講這件事是讓你們對我們的指揮官謝維爾采夫大尉先有個印象。現在就讓我來講無聲的故事，靜的故事吧……”

石雷柯夫點着熄滅了的煙斗，深深地吸了一口。

“我們的前沿防禦陣地楔入了希特勒軍隊的佔領區。楔形的尖端是一塊高地。這個不大的山崗，對於法西斯匪徒來說，却是肉裏的一根刺。他們費尽心機想把楔形地帶切掉，也就是說想把戰線拉平，或者，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至少也得把高地奪過去，但是毫無結果。他們遭受到重大的損失，而小山崗依然屹立着，周圍依然被火力控制住。

我們這一營防守在山崗的左邊斜坡上。指揮官接到司令部通知，要我們這一連在第二天早晨向敵人進攻。

於是謝維爾采夫大尉想出一個主意：撤離高地。”

“怎麼能撤離呢？”阿共柯夫大為驚訝，“難道要撤退嗎？”

“難道我說過撤退嗎？”石雷柯夫笑了笑，“撤離並不等於撤退。留心聽呀！我們撤離山崗，却往敵人那面進發。我們是用肅靜來掩護的，一切行動絲毫不能讓法西斯鬼子發覺。

‘我們要在夜間出動，要絕對肅靜。’指揮官說，‘如果敵人聽見了，哪怕是一點點可疑的聲音，那壞事情就要垮台。懂嗎？……’

就這樣我們在雪地裏挖交通溝、戰壕、機槍巢，在敵人的佈雷區裏構築了通道，在對方的鉄絲網上剪開了大大小小的缺口——一切按照預定的做了……當然，大家都穿着偽裝衣，一聲不響地工作着。甚至不敢低聲地說句話。從近處看，說真的，就像幽靈在工作！又彷彿是在演無聲電影！而法西斯鬼子隔一時半晌總要扔個把照明彈或者搞些別的鬼名堂。那

時就得把臉埋在雪裏，躺着不呼吸……附帶說一說，雪還不能翻掘出來。要是明天早上希特勒鬼子發現地面上出現了雪堆，我們整個計劃就會失敗。所以只能像田鼠似地工作。你們知道田鼠怎樣打洞嗎？牠們不是把泥土翻撥到外面，而是把泥土緊壓到洞穴的周圍。我們也是這樣幹的，甚至幹得更漂亮些。田鼠跑出洞時，多少總會帶些泥土出來，而我們連一點點雪也沒有帶出來。

我們挖好了戰壕和交通溝，小心翼翼地壓平了一切，然後悄悄地回到自己的高地上。這時天剛剛破曉。沒等太陽完全升起，砲擊就開始了。在發射第一排砲的時候，全營都悄悄地轉移到夜間挖好的戰壕裏去了。我們埋伏在敵人戰壕和高地中間的地方，注視着希特勒鬼子。我們的大砲剛一開始發射，法西斯士兵便只顧逃竄；有的躲到掩蔽體去，有的逃到第二道防線去了……這時我們開始準備衝鋒。砲擊停止後，我們馬上跳出自己的雪壕，越過了佈雷區，穿過了鐵絲網。

希特勒鬼子剛作好戰鬥準備，我們已緊緊衝了上去！

我們突然出現在真空地帶使他們驚惶失措，起初都忘了放槍。等到明白過來，却已經晚了：我們之間相隔總共不過五十公尺左右了……我們衝進了戰壕，摧毀了迫擊砲陣地，活捉了許多俘虜……

整個部隊緊跟着我們衝入了突破口。楔形地帶擴大了。後來就是從這些地方展開了全線的進攻……我們的指揮官就是這樣的機智！但是如果細想一下，為什麼這次戰鬥能勝利呢？就是由於靜。假使有一點點聲音，我們就會被發覺的，明白嗎？試想一想，一個戰士要是不遵守紀律，違反了指揮官的命令，暴露出全連目標，將要招致怎樣的後果……阿共柯夫，您到哪兒去？請等一等，現在要講到您的打火機啦。”

“這有什麼好講的呢。”阿共柯夫手裏轉着火柴盒。

“今天打火机丟了我的臉。”

“不着了嗎？”茹柯夫問。

“不，着的，跟往常一樣，靈得很。”石雷柯夫叭着煙斗，說道，“如果那是在戰鬥條件下，它可要送掉它主人的命啦！”

“今天白天我們曾出去偵察，”阿共柯夫勉強地說了，“偽裝衣是潔白的，一切偽裝上應注意的事都做到了。完成任務後就往回走了。但方向有些辨不清了……我們走着走着，也覺得走錯了路。於是就在一個僻靜的地方歇下，抽起煙來。突然，戴着裁判員臂章的少校神不知鬼不覺地在我們跟前出現了。‘同志們，你們應該算是被打死了。’他說，‘你們暴露了目標。’‘怎麼暴露的？我們不懂。’‘你們把什麼東西弄得啪啪的响？’少校問，‘整個森林裏都聽到一種金屬的鏘鏘聲。’我立刻明白了過來：是我們用打火机點煙啊！而它，你們都知道响得多利害啊！

少校走了。我們就作為被打死了的人安閒自在地坐下來抽煙，突然听到低沉的一聲吆喝：‘舉起手來！’回頭一看：石雷柯夫和雅斯特烈波夫站在後面，衝鋒槍對着我們。”

“上等兵阿共柯夫當時回答我說，”石雷柯夫笑了笑，道，“‘不能再俘虜我了，因為我那打火机我已算作被打死的了。’這就是全部的經過……”

“我把我的打火机拆開了，”阿共柯夫說，“想去掉它那啪啪的响声，要它打出火時沒有聲音。”

“走吧，我們給它行個魔術去。”石雷柯夫上士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而且我已經有了好主意。如果給那個小齒輪帶一層殼，你看怎樣……”

於是上士和上等兵改造土拉兵工廠老工人的禮物去了。

卡秋車中士的十個地雷

这天晚上，石雷柯夫上士碰見士兵茹柯夫時劈頭問道：

“喂，剛才在演習時扮做‘敵人’的同志，請你講講，你今天怎樣使你的小隊丟醜的？”

“你要知道，這是因為……上士同志，”茹柯夫覺得很難為情，“一則時間太少，二則……”

“同志們：你們想想看，”石雷柯夫說道，一面撫摸着自己臉上的老傷痕（這是上士因事激動或懊喪時必然的動作），
“我們的連隊和配屬的坦克從森林裏出來。前面是一條泥濘的村路，四個士兵背朝着我們在這條路上奔跑。村路上擺着兩個沒有埋好的地雷，還有幾個坑和幾堆土，總而言之，倒像個菜園子。甚至用不着受過高等士兵教育的一看也就明白：假想的‘敵人’打算在路上敷設地雷，可是沒來得及完成。現在請普通兵茹柯夫講吧，讓他解釋，為什麼他不能完成任務。”

茹柯夫驚慌地撓着自己的短髮。

“上士同志，”他嘆了口氣，“您想，埋設地雷的時間根本給得不多。當時我們就聽見森林裏馬達隆隆地响。況且十三個地雷那够封住整條大道呢？”

“問題不在於地雷的數量，”石雷柯夫截斷他的話頭說，
“而在於你的機智和才幹。坦克就是到了身邊也還得拿定主意，而你的指頭却在發抖。是誰對上等兵阿共柯夫說過：‘如果有地雷，我們就能把道路封鎖得連貓也通不過’的呢？”

“貓倒許真通不過去，因為牠會害怕，可是坦克却通得過去。”聽眾中有人插嘴說。

“難道十三個地雷就夠封鎖整條大路嗎？”茹柯夫繼續埋怨地質問，“路旁也還需要埋地雷呀……”

“行動時應該動腦筋，要根據具體情況出發。各種情況都要估計到：泥濘地帶、道旁的沼澤地，而最重要的是要估計‘敵人’的坦克。但是你佈雷的速度，誰都清楚，一向是很差勁的。蘇沃洛夫^❶是怎樣說的？‘不要以多取勝，而要以智制敵。’怎麼，你以為在戰鬥條件下時間總是充足的，地雷也總有得多嗎？好吧，同志們，讓我來給你們講講吧，我的朋友卡秋幸中士在類似這種情況下是怎樣行動的……是的，現在是秋天，而當時是春天，可是同樣的泥漿、泥濘地帶和沼澤地……總而言之，情況完全一樣。卡秋幸中士一共祇有十個地雷。唔，關於卡秋幸的事我沒跟你們講過嗎？沒有？他是一個多麼出色的小伙子呀！西伯利亞的外貝加爾湖人。單說他額前的鬚髮就夠美的。還有鬍子，他的鬍子也很特別，像鬚髮一般！我到現在也還沒有看見過像他那樣的鬍子。是的，他曾是個漂亮的小伙子……”

“為什麼‘曾是’呢，上士同志？”上等兵阿共柯夫問，“卡秋幸陣亡了嗎？”

每當石雷柯夫微笑時，他臉上的傷疤就陷入綫紋裏，完全看不見了，或者用上士自己的話來說：“它利用地形偽裝起來了。”現在正是這樣，石雷柯夫的傷疤漸漸地隱沒在笑容裏了。

❶ 蘇沃洛夫（一七三〇——一八一〇），俄羅斯偉大的統帥和軍事家，曾先後參加七年戰爭、俄土戰爭等，一七九九年任俄奧聯軍總司令，在意大利北部擊敗法軍，然後又完成著名的阿爾卑斯山進軍。——譯者

“还活着，祇是鬍子剃掉了，額前的鬚髮也不見了。那是老婆的命令……笑話少說，言歸正傳，还是講卡秋幸中士的十個地雷吧。情况是这样的：我們那一營在敵後完成了任務，並且已經出發去和本部隊會合。突然接到命令：要切斷高爾卡鄉和巴塔石可沃村之間的道路，要佔領它，並且無論如何要堅守到下午五時正。我們的偵察部隊報告說，敵人步兵一個中營和二十輛坦克正从高爾卡鄉向巴塔石可沃村移動。此外還有一支龐大的運輸彈藥的輜重部隊。謝維爾采夫大尉命令在離森林七百公尺的沼澤地裏佈好防線。一段三公里左右的道路穿過一片茂密的松林。坦克在那裏是施展不開的。道路從森林引向田野。田野和森林之間是一片沼澤……沼澤地帶通常有很多小土崗、小島、小草丘——一塊塊堅硬的乾地。我們就佈置在這些地方。我們的指揮官精明地預計到：坦克爬出道路就轉不動了，法西斯的步兵在沼地裏也很難行動。這是多好的地勢呀！這時卡秋幸中士接到在道路上敷設地雷的命令。周圍一片寂靜，遠處軋軋地發響的坦克聲已經傳進耳朵了。

‘你剩下幾個地雷了？’謝維爾采夫大尉問卡秋幸（卡秋幸是工兵組組長）。

‘十個，大尉同志。’中士答道。

‘够嗎？’

‘大尉同志，我們設法叫它够。’

坦克在遠處軋軋地响。卡秋幸和他的工兵組已經在路上。中士發佈了命令，但我望見他自己就在着急：一會兒把鬚髮一會兒把鬍子纏在手指上。一部分工兵在路上埋地雷，另一部分工兵在道旁埋；離前一批工兵遠一點的地方，另一些工兵也在路上埋。說時遲，做時快，他們既準確又熟練地

幹着。只幾分鐘，他們就回到營部駐紮地，卡秋幸向大尉報告了任務執行的情況。而在森林裏隆隆的响声震天，彷彿那兒起了大風暴，松樹都被吹倒了。我們趕快臥倒，緊貼着地面。卡秋幸和我並排躺着，我們是老搭擋啦。坦克從森林裏爬了出來，在森林邊緣停住，開始開火了。後來（顯然是因為後面部隊的推擠），又慢慢開了過來。步兵從樹林後面蜂擁而出，開始沿着沼澤地帶推進。我們向希特勒鬼子開了火，一切就和預料的一樣。他們立刻縮回森林去了，第一是因為碰上了沼地，第二是因為挨了我們一頓狠揍。他們於是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坦克身上。坦克沿着道路爬動，企圖繞我到們的後方。突然一聲爆炸：第一輛坦克登時趴下了，卡秋幸的地雷叫它拋了錨。

中士低聲說道：‘還只响了一個！’

迫擊砲在樹林邊轟擊着我們的陣地。彈片噼噼啪啪地直落到我們的周圍。其餘的一些坦克開始繞過先頭那一輛。剛剛開過去，又突然往後退。

‘發現啦！’卡秋幸嚷道。

‘你高興啥呀？’我對中士說，‘發現了你的地雷，就不再往前開啦！你看，他們向道邊拐了！’

果然，兩輛坦克，好像聽到口令似的，轉向了道邊。這兩輛也登時給炸翻了！我覺得卡秋幸這才鬆了口氣。其餘的坦克都掉轉頭，退到森林裏去了。那裏的轟隆隆的响声沒有停止，整個沼地震動了。希特勒強盜又開始衝鋒了。他們發現路上埋了地雷，要是開到沼地裏來又會完全陷進泥淖裏，坦克再沒有路走了，祇好把希望放在步兵身上。然而，法西斯的衝鋒槍手可吃够了苦頭。他們在深到腰部的泥漿裏蠕動，還不斷陷下去，要打中他們，可是容易。我們可以不慌不忙地

選擇射擊陣地，而他們連察看一下沼地的時間也沒有。這時，坦克掃射着路面，想摧毀地雷的阻礙。而更可惡的是轟擊着我們的迫擊砲，打傷了我們許多人。

‘幾點鐘了？’我問卡秋幸。

‘差三分鐘五點。’卡秋幸說。

法西斯鬼子不斷從林子裏爬出來。我們的處境很困難：我的輕機槍已經發燙，好像馬上就要熔化。彈藥就要完了，而又無法得到接濟。

突然間，頭上脚下就像天崩地塌似的。森林裏好像豎起了一堵高牆——火簇、爆炸物、濃煙、樹木衝到了天上。有些樹皮樹枝甚至飛到我們這邊來了。這是我們的遠射程砲開始了轟擊。顯然，森林是被我軍的重型大砲打中了。遠射程砲是等整個法西斯軍隊在那兒集結了後才咆哮起來的。法西斯鬼子已顧不得衝鋒了，他們就地倒在沼澤裏，躺着不動。他們也不敢縮回森林去，因為那裏的坦克也被轟得分了家。這一天我們把敵人打得個落花流水。全部故事就是這樣……當時要是沒有卡秋幸的十個地雷，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任務，我們很難抵擋那些坦克呀。”

“上士同志，有一點我還不懂，”上等兵阿共柯夫說，“坦克害怕的是什麼呢？……當他們繞過那輛被炸毀了的坦克開到路上去時，它們看見了什麼呢？地雷陣嗎？但是卡秋幸總共才有十個地雷，怎麼也不夠佈設地雷陣的。”

“奧妙就在這裏，他就能夠佈設地雷陣。”上士笑了笑，“機智幫助了他。他是這樣埋放地雷的：在路兩邊各埋了三個，再在距離它們二十來公尺，路的正當中，車輛常走的地方埋上兩個，這兩個地雷就埋在剛走過的車輛的車轍裏。這正是所謂埋在軌道裏了。隔十五公尺左右，也是在路的正當中，

又埋上兩個。懂了嗎？這就是他十個地雷的全部。稍遠一點，離真地雷約二十公尺的地方，卡秋幸命令做二十來個爛泥土堆，看來好像是掩飾得不高明的地雷陣。他在路邊也玩了同樣的把戲：在距離真地雷十公尺之處佈置了假的、虛構的地雷。結果怎樣呢？領頭的那輛坦克被炸壞了，另外的兩輛想繞過去，可是發現前面佈着有地雷，就停住了，後來又決定從道旁拐過去，但也給炸毀了。其餘的坦克就再也不敢往前開了，而且路已經自行堵上了。它們看到路邊的‘地雷陣’後，就決定退到森林裏去……大致情形就是這樣。茹柯夫：你知道十個地雷加上戰士的機智將是怎樣的一支力量嗎？何況你有的還不止十個，而是十三個地雷呢！唉，你真丟人！得囉，沒關係，也許有那麼一天，我也要講到你：‘士兵茹柯夫怎樣的擺佈了敵人……’”

“上士同志，我向你保證……”茹柯夫剛一開口，石雷柯夫就接上了：

“我相信，像這類的錯誤你不会再犯了，然而這次你是錯了，該挨批評……”

絕 境

有一次，我的朋友石雷柯夫——一個服役期滿志願留隊的上士給我看了一張相片。相片上是三個人握着手：一個坦克手、一個砲手和石雷柯夫自己。他們三隻手結合成一個有力的拳頭，看來沒有任何力量能够拆散這三個戰士的手結合在一起的拳頭。

“是老朋友久別重逢嗎？”我看着相片問石雷柯夫。

“開頭我們是不知姓名的朋友。”志願留隊的上士拐彎抹角地回答，接着就沉默下來了，連連地吸着煙斗。

“你說的是謎語吧？石雷柯夫。”我對這位平日有說有笑的朋友的沉默感到奇怪。

在一再的追問之後我才知道，石雷柯夫在回憶起這件事時沒表現特別的熱情是有一定原因的。原來，上士深深感到那天晚上，在全体忠誠的人民面前，他不僅丟了自己的臉，而且丟了自己部隊的臉，非但丟了自己部隊的臉，而且还丟了自己的媽媽——步兵兵種的臉！

“我陷入了絕境。”石雷柯夫道，一面吸着煙斗，“生平第一次沒有完成任務！”

“真是奇怪，從你嘴裏也聽得到‘絕境’這樣的詞兒。”我故意用話激他，“你是老戰士啦，有軍人機智的上士，正如青年們稱呼你的那樣……”

“唉，話既說到這兒，”石雷柯夫嘆了口氣，“我就把一切詳情講出來吧。如果你處於我的地位，你也會承認那是絕境

的……那是發生在坦克兵節日裏的事。按照慣例，我們都到隣近坦克營裏去給‘壽星’道賀。各兵種都已會聚在那裏，好像面臨總攻似的……傍晚時候，有人建議請老戰士們講故事。總而言之，是回憶回憶過去的日子以及他們並肩作戰的戰役。

坦克兵選出了一個司務長，來自徹爾尼郭夫附近的一個快活的小伙子。砲兵從瞄準手裏選出了一位上士——近衛軍戰士。而我們的步兵弟兄們選出了我。

我們好容易才說服了那個來自徹爾尼郭夫附近的司務長第一個講。起初他是怎麼也不肯，可是難道有誰抵擋得住步兵和砲兵的協同動作呢？他登上了講台（在他們營部的空地上搭起了一種類似舞台的木台），開始講他的故事。

‘親愛的同志們，’他說，‘我們駕上我們的坦克，火裏水裏都過得去，還鑽過水泥隧道。這沒什麼奇怪，在一次巷戰中確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我們當時必須穿過一條口徑四米的、鋼骨水泥的隧道，開到敵人的側翼去……如果敵人在这條隧道裏敷設了地雷，那末你們想，我們就完了。可是敵人根本沒想到這點。他們只是在隧道裏架上一挺機槍就認為萬事大吉了……喏，我說的這些不過是個開場白。而以下才是我要講的故事……’

我和砲手不想再听司務長講下去，就一同走出了空地，一直走到听不見講故事者的聲音的地方。我們想冷靜地想一想。我們坐在樹樁上，抽起煙來。各人都尽力開動腦筋：究竟講些什麼呢？拿我個人來說吧，從來沒有上台講過話。而且是在這麼多的听眾面前。在行軍休息時或在吸煙室裏和朋友們隨便聊聊前線的事情那是另一回事。而現在，連親愛的煙斗也無能為助了——在听眾面前吸着煙斗是不體面的……